

江苏文艺出版社

外国名人自传丛书



斯丹达尔自传

Kaiguo Shimen
D. Fitzman Congshu



K835.655.6
6

82492

斯丹达尔自传

周光怡 译 杨剑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斯丹达尔自传

译者：周光怡
编者：杨剑
责任编辑：朱建华
责任校对：行楷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5
字数：230,000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53-7/I·1165
定 价：13.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斯丹达尔（1783—1842）是当今人们经常谈论的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一批最受推崇的作家之一。他以其独立不羁的个性，强烈的批判意识，卓越的创作才华和辉煌的文学业绩，不断地越过广袤的时空而成为对后世一代代读者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一名作家。他已与上个世纪的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左拉等这些对全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思想进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一起而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并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敬仰。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他在1817年发表散文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时，首次采用了这一笔名。从此，“斯丹达尔”就成了他出版各类作品时最常用的一个名字，以致有不少读者反而对他的本名不甚了解。斯丹达尔出生在法兰西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历史名城——格勒诺布尔。此处人杰地灵，风景如画，是通往阿尔卑斯山里里外外的必经要地，附近山岭逶迤不绝，雄奇瑰丽；著名的伊泽尔河清波荡漾，奔流

不息，从城中贯穿而过，为这座依山的名城增添了更加迷人的秀色。

在十七岁之前，斯丹达尔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他便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故乡，来到了喧闹不堪而又神秘莫测的巴黎。由于数学成绩出类拔萃，他本打算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工程技术专家的摇篮——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继续深造。但是，在当时那种思想十分活跃，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动荡不定的社会局势下，他的初衷动摇了，志向已不在科技方面。不久，经人介绍，他进入了巴黎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军事部门供职。

此时，正值一代雄杰拿破仑称帝。斯丹达尔便跟随拿破仑的部队在欧洲东征西讨，转战各地，并以军需官的身份于1812年随拿破仑远征过莫斯科。斯丹达尔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那样，天生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冒险精神。他在军中服役时豪情满怀，雄心勃勃，壮志凌云；再加他性格果断，头脑灵活，办事得力，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各级上司们的器重与信赖，就连高高在上、雄视一切的拿破仑也对他的才干颇为赏识。他在部队如鱼得水，官运亨通，短短的几年中获得了多次晋升的机会，由一个军事部门的不起眼的文职秘书，一步步地晋升为少尉、某将军的副官、政务院参事、皇家器物总监、皇帝身边的参谋、皇家领地总管等。

然而，正当斯丹达尔踌躇满志，意欲大展宏图的时候，拿破仑却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惨遭失败，而且几乎全军覆没。拿破仑被囚，帝国土崩瓦解之后，斯丹达尔在军旅中所获得的一切荣誉和官职也就随之而成为过眼烟云。审时度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拿破仑的一个狂热的崇拜者、忠心耿耿的部下，在复辟王朝大肆反攻倒算的血雨腥风的祖国，是不会有安稳日

子过的。于是，他便愁肠百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法兰西，悄无声息地避居到意大利的米兰。这段时期，斯丹达尔那忧心如焚的状况曾在他所写的一段自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他写道：

“人变得多快呀！从前我那样渴望能多见识见识，这种心情现在已完全消失了；自从我见到了米兰和意大利后，其他一切我所见到的对我都已显得粗俗无比。你能相信吗？有时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也会使我忍不住要为之掉下泪来。在这野蛮残酷的汪洋大海中，竟找不到我心灵的任何知音！一切都是粗鄙的，一切都是污浊的、霉烂的，不论是从物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精神的角度来说。我仅有的一点乐趣只是听一听一个不懂音乐不亚于我不懂弥撒的人，在一架不协调的小钢琴上乱弹一阵。雄心对我已一去不复返了；最吸引人的勋章也抵偿不了我所陷入的泥淖。”

不过，斯丹达尔毕竟是一个性格刚毅、勇于挑战的人。他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被突然降临的厄运所压倒，所击垮。在军中和政界施展才华的道路被堵塞之后，他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将绝望和痛苦深深地埋入了自己的心田里，又重新振作起来，向命运提出了挑战，把自己出众的智慧和充沛的激情全部转入到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中。

实际上，此时此刻也正是斯丹达尔经过了几番磨练之后，把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就幻想当莫里哀的这一宿愿付诸实现的大好时机。从此以后，法兰西的军界和政界也许失去了一位行事干练的人才，但法国的文化界却获得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一流作家。1815年，刚满三十二岁的斯丹达尔便挥起生花的妙笔，以惊人

的速度和罕见的精力，在孜孜不倦的耕耘中取得了累累硕果。他撰写和创作了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学术著作有《海顿、莫扎特和梅塔斯太斯的生平》（1815）、《论爱情》（1822）、《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罗西尼的生平》（1823）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主要有《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1817）、《阿尔芒斯》（1827）、《红与黑》（1830）、《意大利遗事》（1839）、《巴马修道院》（1840）等。

从一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起，斯丹达尔就表现出了卓而不群、凛然自信的独特风采，以一个富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坚定不移的革新家的姿态屹然出现在法兰西的文坛上。为把小说这一当时还不甚被人看重的文学体裁提升到首要地位，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斯丹达尔先于巴尔扎克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即文学创作首先应当从作家所置身的社会生活中去汲取素材，而不应向壁虚构，或一味地去模仿古人。因此，他既反对那些成天到故纸堆里去寻觅题材的古典主义作家的作法，又鄙视某些矫饰虚夸，滥发感情的空头作家华而不实的文风。

斯丹达尔认为，作家必须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把小说的虚构建立在对真实的研究上，并且按照真实来摹写人和事。”严格说来，巴尔扎克有关现实主义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乃是对斯丹达尔的文学创作主张的某种深化和完善。更为可贵的是，斯丹达尔还颇有预见性地警告某些作家不要做一个“短视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拘囿于外表上的“语言和动作细节”的真实，而是要把人物“头脑中和心灵中的活动，即他的种种念头和欲望如实地记录下来，那就更有趣了”。

在其日后的艰辛创作历程中，斯丹达尔从没有须臾偏离过

他自己所提出的这种创作原则。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别样地生气勃勃，躯体内跳荡着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与周围的环境处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这种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不但使他的文学作品别具一格，具有永不枯竭的艺术魅力，而且还对紧接他之后以及二十世纪的许许多多的作家在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我们现在所译介的这部《斯丹达尔自传》，原名为《亨利·布吕拉尔传》。斯丹达尔之所以为这部自传的传主起了一个别名，一方面是为了行文的便利，不使读者在作品中看到无数个“我”字而产生厌烦感；另一方面是为了与自己拉开一定的距离，以便更加冷静客观地将过去青少年时代的种种“生活琐事”一一如实地展示出来。在写作这部自传时，斯丹达尔年届五十二岁。从他一生在人间总共走过的五十九年的生命历程来看，可以说他已步入了晚年，但也正是他达到了深谙“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极高境界的时候。他抚今思昔，感慨累累，当下的心态和对往事的追忆，在他的脑海里频频交错出现，绵延不绝；从而使这部传记别开生面，突破了那种完全以年代顺序的进展为叙述主体的千篇一律的传记模式。它不但具有严格的真实性，而且还带有小说的灵活性和生动性。因此，斯丹达尔的这部自传给我们的印象是：词采朴实无华，文思飘逸不滞，笔调挥洒自如，风格清新自然。这一写作特点对后人不论是在传记的撰写方面还是在小说的创作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米歇尔·雷蒙在其《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小说》一书中，曾特别提到了斯丹达尔的这部自传在现当代文学革新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作家“探索了他本人个性形

成的种种渊源……，这部自传提前一个世纪宣布了现代小说的发端：这种对逝水年华的寻觅，这种对深入自己内心和对遥远的童年的回忆，这种现在和过去、事实和印象的交替与更迭，这种忠实于回忆而又不顾年代的忠实，这一切都预示了普鲁斯特、内心独白和感情洋溢的回忆录式小说家们的来临”。

从这部自传所展示出的具体内容来看，作者所描述的虽然他青少年时代的事，但它却适合于各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阅历的广大读者的口味。对于那些年高资深的长者来说，斯丹达尔在年逾半百之后饶有兴趣地对其青少年时期的往事进行回忆的过程中，时时夹杂着对人生和时代的反思、咀嚼和评判，思绪万千，纷扬不息，其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读来颇多回味的余地，使人感到亲切、坦诚，因而特别容易产生共鸣，引发出自身无穷的遐想与追怀。对于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少年或涉世未深的年轻读者来说，作者现身说法，在书中所娓娓叙述的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的种种爱好、志向，对真善美的向往以及对假恶丑的深恶痛绝，都是那般地鲜活、真切。这对于青少年们如何及早确立自己的志向，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生存环境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和独立思考的主体精神，都会起到某种有益的作用。

细读这部自传后不难看出，斯丹达尔在其非同凡响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百折不挠，始终保持那种强烈的进取精神、敏锐的批判意识以及旺盛的创造力，无疑，这与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已开始接触人类先进的思想、呼吸新鲜的时代气息是密不可分的。斯丹达尔出生后的第六个年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因此，他完全是属于在启蒙主义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哺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所崇敬的人物乃是但丁、莎

士比亚、卢梭、伏尔泰、爱尔维修等这样一些思想深刻、热情奔放的大作家和思想家；而在骨子里则极端鄙夷和痛恨那些腐朽没落、思想僵化浅薄、虚伪欺诈的教会人士和贵族人士。即便在这类人中有的属于他家的亲友，他也同样与他们格格不入，不愿与之为伍。久而久之，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爱憎分明的态度，就在他的脑海中扎下了根，成了他个性中的一个极为稳定的积极因素和奋发向上的驱动力。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自己大起大落、坎坷不平的人生征途中，始终保持明晰的判断力、顽强的斗志和豪迈的气概，越过一道道横挡在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推动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部自传在斯丹达尔生前并未彻底完成。其遗稿在作者离开人间半个世纪之后，才经后人整理，于1890年首次和读者见面。我们的这部译作则是以伽里玛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为依据，并将书后那些由斯丹达尔的研究者们经过考证后所作的注释也一并译出，以供读者参考。此外，这部自传是作者在回述往事时思潮翻涌、匆匆落笔而成的，所以其中所提到的某些年代、人物和事件难免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还有，作者在行文中，有少数地方的内容出现了重复或冗杂的现象，我们在编选、翻译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译文的简洁、明晰和流畅，对此略作了些许删节。

杨 剑

遗 嘱¹

I

我将此有关我生平史实的手稿交付阿尔方斯·勒瓦瓦瑟先生^①；在其身后，交于亨利·富尼埃先生^②；其后依次委托给阿米约先生^③、保兰先生^④、维尔茨先生^⑤、菲拉雷特·夏斯勒先生^⑥。如欲出版，需待我离世十五年后方可付梓，但文中的女子姓名必须仔细改去，而男子姓名不得有丝毫更改。

亨利·贝尔 1835年11月29日 于罗马

II

我将这部《亨利·布吕拉尔传记》手稿及一切有关我生平史实的手稿交付荣誉勋位骑士会会员——亚伯拉罕·康斯坦丁先生^⑦。如他无意出版，则交于旺多姆广场的出版商阿尔方斯·

① 巴黎书商，生于1801年，出版过斯丹达尔的《红与黑》。

② 巴黎出版商，生于1800年。

③ 巴黎出版商。

④ 全名为亚历山大·保兰（1793—1859），出版商兼政界人士。

⑤ 巴黎出版商。

⑥ 文学家（1798—1873）。

⑦ 日内瓦画家（1785—1855）。

勒瓦瓦瑟先生。如他先我谢世，我将此稿依次交与拉沃卡^①先生、阿米约先生、特欧泰勒先生^②和维尔茨先生、迪多先生^③，但有如下条件：第一，此手稿付印前，需更改文中全部女子的姓名，波莉娜·西罗要改为阿黛勒·博耐^④。总之，原有的女子姓名必须改掉，而男名不得有任何更改；第二，出书后，可分别寄往爱丁堡图书馆、费城图书馆、纽约图书馆、墨西哥图书馆、马德里图书馆和不伦瑞克图书馆。先决条件是要更改全部女子姓名。

亨利·贝尔 1835年11月29日于奇维塔韦基亚

出版条件

《亨利·布吕拉尔传记》

- 1、在我去世后方可出版
- 2、必须更改文中全部女子姓名
- 3、不得更改文中任何男子姓名

遗 嘱²

① 拉沃卡 (Pierre-François Lavocat, 1790—1854)，是法国王朝复辟时期最著名的出版商，后于1830年革命期间破产。

② 巴黎出版商。

③ 迪多 (Pierre Didot, 1761—1853)，出版商。曾出版过斯丹达尔的头两部作品：《海顿、莫扎特和梅塔斯太斯的生平》(1815)、《意大利绘画史》(1817)。

④ 这两个名字均为作者虚构的，并无实人。

III

我将亲手写的自传文稿《亨利·布吕拉尔传记》交付旺多姆广场的出版商阿尔方斯·勒瓦瓦瑟先生，在其身后，交于菲拉雷特·夏斯勒先生、亨利·富尼埃先生、阿米约先生。条件是更改文中全部女子姓名，而男子姓名则丝毫不得更改。

亨利·贝尔 1835年12月1日于奇维塔韦基亚

IV

我将本卷文稿交付磁绘家、骑士会会员亚伯拉罕·康斯坦丁先生。如在我去世后一千日之内他尚未能出版本书，则将此稿依次托付与旺多姆广场16号的出版商阿尔方斯·勒瓦瓦瑟先生、文学家菲拉雷特·夏斯勒先生、塞纳河街的出版商亨利·富尼埃先生、出版商保兰、出版商洛内。如果上述诸位先生在我死后五年内均无意出版此书，则我愿将此稿赠予居住在伦敦最为年长的出版商，但其姓氏须是以“C”字母开头。

亨利·贝尔 1835年12月24日于奇维塔韦基亚

V

我谨要求无论如何 在付印前一定要更改文中女子姓名。因为我考虑到如此改动再加上时间的推移，必能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

亨利·贝尔 1835年12月31日于奇维塔韦基亚

遗 嘱³

VI

我将本卷和《亨利·布吕拉尔传记》的各卷均交付荣誉勋位骑士会会员亚伯拉罕·康斯坦丁先生。如他未能出版此作，则交与旺多姆广场的出版商勒瓦瓦瑟先生、文学家菲拉雷特·夏斯勒先生、出版商阿米约先生、出版商普拉先生。

亨利·贝尔 1836年1月20日于罗马

遗 嘱⁴

VII

我将此卷以及《亨利·布吕拉尔传记》的前两卷交予居住在日内瓦的荣誉勋位骑士会会员、磁绘家亚伯拉罕·康斯坦丁先生。如他未能出版此作，则依次顺移交予巴黎戈多—德—莫洛阿街35号的罗曼·哥龙伯先生、出版商勒瓦瓦瑟先生、出版商保兰先生、文学家菲拉雷特·夏斯勒先生。手稿将归上述诸位之中出版此作之人所有，无论其出版的是节选本抑或是全部内容。

1836年1月28日于罗马

第一章

1832年10月16日那天早晨，我在罗马的雅尼居勒山上，置身于圣彼得大教堂内，当时风和日丽，轻风徐来，阿尔巴诺岭上浮动着几朵白云，空气暖洋洋的。我不由地感到活着真是幸福。四里路以外的弗拉斯卡蒂城和甘多尔福堡以及贝尔韦代尔别墅均尽显眼底，别墅里有着多明尼坎^①表现朱迪特^②故事的壁画杰作，我还清楚地望见那由弗朗索瓦·博格埃兹亲王最后修缮过的白色墙壁。……再望过去则是巴莱斯特里纳城的岩石和圣彼得大教堂的白色房屋，这些房屋以前是起堡垒作用的。我依着的这并墙的墙根下面是高大的橘树，那是嘉布遣会修士们的果园。再过去是台伯河和马尔特隐修院；往前一点靠右边，是塞西利亚·默特拉的陵墓……。整个罗马，不论古今，从古

① 意大利画家（1581—1641）。

② 此处作者有误：该壁画不是多明尼坎所画，而是另一位意大利画家阿尔庇诺的作品。

罗马的军用大道及其沿途的残垣断壁、古冢荒茔、引水沟渠，直至由法国人筑就的美轮美奂的平乔花园，均一览无遗。

我寻思此处实为世间独一无二的好地方。可无论如何古罗马总比现代罗马略胜一筹，提特—李维^①的回忆录时时涌上我的心头。站在阿尔巴诺山上，从修道院左边望过去是阿尼巴尔^②的牧场。

多么壮丽的景色啊！正是在此，拉斐尔的《变客图》已被人欣赏了两个半世纪。如今此画被深藏于梵蒂冈，那座用灰色大理石堆砌而成的阴沉沉的画廊与此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那幅画在这儿存了两百五十年，两百五十年哪！……啊，再过三个月我就五十岁了，这可能吗？1783、1793、1803年，我扳着手指计算着……，到1833年，我的确五十岁了，果真如此？五十岁！我快五十岁了，我过去常唱格雷特里^③的那首歌曲《当我五十岁时》^④。

这意外的发现对我的好心情并无大碍，我刚才想到了阿尼巴尔和古罗马人，那些比我伟大的人都死去了嘛！……再说，我认为我这辈子还是很充实的，充实！啊，这就是说命运还没让我倒什么大霉。说真的，这是不是因为我好歹总算是主宰了自己的一生呢？

让我去追求格里斯海姆小姐吧^⑤！可对这么一位名门淑媛、

① 古罗马历史学家。

② 迦太基的将军（1560—1609）。

③ 法国—比利时作曲家兼作家（1741—1813）。

④ 原曲名为《当我六十岁时》，在此，斯丹达尔即兴改为《当我五十岁时》。

⑤ 此女（1786—1861）之父乃不伦瑞克城的高级官员，斯丹达尔在当地居住期间爱上了她。

将军大人的千金小姐（而且这位将军在两个月之前、也就是耶拿战役之前刚受到重用），我能有什么指望呢？还是布里夏尔^①说得好，他常带着城府颇深的表情告诫我：

“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他必须考虑：我该怎么对付她？”

我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上坐下，一坐便坐了一两个时辰，脑子里尽思量着这事。我已年近半百，是该好好认识一下自己了：我以往是怎么一个人？现在又是怎么样？说实在的，我还真说不上来。

我一向被看作是一个聪明冷漠，甚至是狡黠的人，可我却不断地一次次为情场失意所苦，我狂热地爱过居布里太太^②、格里斯海姆小姐、德·迪福尔茨夫人^③、梅蒂尔德，但均未能获得她们的芳心，其间有几次我陷入情网三四年之久而不能自拔。1818年至1819年间，梅蒂尔德一个人占据了 my 全部生活，我至今仍未能忘情，刚才我光思念她就想了足足有一刻钟光景。她究竟爱过我吗？

至于芒蒂^④，她离我而去时，我真是五内俱焚啊！说及此，想起1826年9月15日我从英国回到圣奥梅尔^⑤的情景，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从1826年9月15日至1827年9月15日这一年中我备受熬煎！最后那一天，我身在伊斯基亚岛，忽然察觉自己有了一个明显变化：我不再如前几个月那样沉沦于失恋

① 1806—1808年期间，任不伦瑞克城的税务员。

② 女演员（1778—1835）。

③ 可能是斯丹达尔为隐去其真名亚历山德莉娜·达吕而使用的假名。

④ 指公爵夫人克雷芒蒂娜·居里亚勒，她曾是斯丹达尔的情妇。

⑤ 加来海峡处的城市名。